

# 2010台北藝博會 海外畫廊篇

## 天王退駕 卡漫退燒

文·攝影 | 朱貽安



此次台北藝博會海外畫廊參展數為歷年之最，營造的交易額也占官方公佈數據的近四分之一。海外畫廊究竟突顯了台灣藏家什麼樣的藝術品味？他們又如何體會、觀察台北藝博會？相信他們的經驗不僅可以提供我們辦理藝博會的參考，也為台灣畫廊前進歐美提供借鏡。

**2010**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在8月24日宣告落幕。依據大會公布的資料，今年的成交總額約為5.5億元台幣，海外畫廊約占1億3千萬元台幣。此次參展的110家畫廊中，海外畫廊占53家，將近五成的比例為歷年之最。而在這53家畫廊中，又以日本畫廊的24家占絕大多數，中國與香港居次，其它則有韓國7家、西班牙2家，德國、瑞士、美國、印度、泰國各1家。

觀看此次的台北藝博會，國內外畫廊帶來的作品均有著相似的現象，亦即新媒體比例較往年來得低，也少見實驗性強的作品。普遍可見的均是繪畫與雕塑這兩類穩定度極高的作品類別。國內外畫廊均打保守牌，或許反映了市場並沒有大家期待的顯著回溫，但在畫廊選擇回歸穩固的同時，我們也可看見畫廊沒有去年庫存出清的躁動，所謂的名牌也幾乎銷聲匿跡。無論中國或台灣的畫廊，過往常見的四大天王，以及幾乎成為中國藝術代表的大臉胖娃娃在全場寥寥可數。紅極一時的卡漫風格，如天野喜孝等人的作品也不見蹤影。日本畫廊本身帶來的作品也普遍轉向年輕世代，以及較近乎日本遐想、傳統神話的表現。所謂的「卡漫」，留下的毋寧說是更為精緻的插畫。而歐美、韓國等其它畫廊也帶來許多國人可能較不熟悉，但質地優異的佳作。雖然藝博會整體氛圍略顯保守，但若慢走細

上：原籍韓國但在美國發展，現年30出頭的李慶美（Lee Kyong Mi），是韓國畫廊CAIS力推的新銳藝術家。畫面中逗趣的小貓原就是城市漫遊者最好的代表，一本本與流浪、奇想有關的文哲名著，除了投射藝術家的城市觀察，整體向畫布外突出的作品則不僅呼應了巴洛克時期繪畫的特質，也繼承了塞尚以來對透視、觀者觀察角度的討論。多樣、深層的面貌甫推出即獲得共鳴，展出的4件作品全數為台灣藏家收藏。

下：西班牙藝術家Miquel Angel Iglesias看似冷靜又冷漠的無人城市風景，其實有著極端繁複的線條與色塊堆疊，以及熱情、濃豔的溫暖色調。

右：同樣出席台北藝博會的藝術家Matias Krahn的作品有著乍看與米羅（Joan Miró）極端相似的奇想氣質，但是曖昧色的使用與雜難的物件堆疊建立了藝術家的個人特色。



看，不難找到一股清新。各家畫廊藝術家重覆率較往年來得低，也讓觀者更能了解各畫廊的品味與行事風格。

### 蜚聲國際的藏家實力

全球各地每年均有超過100場的藝術博覽會，海外畫廊究竟如何選擇參與的藝博會？是否擁有既定藏家來自該區是許多畫廊優先考量的重點。大部分受訪業者均表示，他們參與過許多歐美與亞洲的藝博會，在此過程中認識了許多台灣優秀、重要的好藏家，因而認為有必要來此地拜訪，也認識其他人、建立關係。首度參與的韓國畫廊Gana Art更表示，他們是因為聽說台灣和中國相當不同，有著更深厚保存、愛好藝術的特質，因此選擇前來參訪、交流。據畫廊人員Lee Jang-eun轉述，畫廊負責人在開幕當天就表示，台灣的博覽會氣氛和日本較為相似，很安靜、有情調，不像中國看了就買。在這裡，大家可能會來看看，走，又來看看，才會購買。雖然這次帶來不少超過100萬美元的高價位作品都沒有交易，但卻售出許多韓國藝術家的作品。這和在上海等地，往往售出作品的七成為所謂名家的狀況很不同，是項有趣的經驗。

反覆觀看與凝視在畫廊業者看來，是真藏家不可或缺的特質。2000年在紐約開幕，後來分別在加州比佛利山莊與香港開設據點的泰戈爾畫廊（Sundaram Tagore），是全場最引人注目的畫廊之一。或許是家學淵源，曾祖父為印度著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畫廊主人桑德拉姆·泰戈爾，面對藝術也有著近乎哲學的思考。在他看來，人並不比動物來得優越，有時還要更為劣等，但能夠拯救人性的，即是早在社會、經濟、文化模式誕生前，即已發生的藝術，尤其是其所標誌的想像力。而看見（looking）作品的視覺構成，以及觀看（seeing）的本質差異正在於觀看需要時間與心力投入。也因此，他唯一的參展策略乃是畫廊信奉的價值是什麼？亦即展現藝術的多樣性與介紹品質優異的作品給藏家。而畫廊不僅被藏家選擇，也在選擇真正喜愛藝術品的收藏家。

### 投資與買賣之外

首次來台，經營許多年輕新銳藝術家的瑞士畫廊Galerie Kashya Hildebrand負責人Kashya Hildebrand表示，在香港與台北都會遇到純粹是為投資價值而購買作品的購買者，拍賣價格也常常成為他們在藝博會購尋作品時的參考標準。也因此，缺乏拍賣紀錄的新銳藝術家，可能對他們而言根本是個無法理解的領域。經紀新銳藝術家確實有冒險的性質，但是身為畫廊，Kashya認為她的職責除了讓經紀的藝術家在國際舞台曝光，證明自己有心經營藝術家，同時也必須教育、培養藏家。

泰戈爾同樣認為在教育藏家方面會遇到類似的困擾。尤其對亞洲藏家全然陌生的外國藝術家，藏家可能無法意會這些名字、視覺構造與其代表的價值。這自然與亞洲當代藝術市場發展只有短短十幾二十年，而藏家也缺乏相關脈絡來認識這些作品有關。不過他認為時間可以解決這類困擾。此外，台灣藝術觀眾最吸引他的部分是：他們沒有被既定訓練過於束縛。根據他的經驗，亞洲很多國家都被專業術語與訓練摧毀，而讓



左上：初學繪畫的人或許會認為人體背面要比正面來得容易掌握，但是如何在喪失面部表情時依舊能透過姿態、肌肉、衣服皺摺讓人感受到主角的情緒，卻是背影最難處理的部分。韓國畫廊Gana Art帶來Myoung-Jo Jeong的作品即透露了此許幽微的情感。

右上、中：以色列裔藝術家Nathan Slate Joseph是歐美廢品藝術運動中重要的成員之一。廢鐵受自然侵蝕，再染色、切割、焊接的作品巧妙融合了自然與人造，有著豐富的質感。泰戈爾畫廊展出。

下：Galerie Kashya Hildebrand展出中西信洋（Nobuhiro Nakanishi）洗印在玻璃上的創作。每一片玻璃都是一個瞬間切片，但排列起來卻又構築出一幅無垠風景。



香港與沙藝術空間展出方琛宇的錄像作品《販賣偷來的時間》。售價約為5000-6000美元，深受喜愛新媒體作品的藏家喜愛。



上：雖然截至博覽會結束前一天尚無作品售出，抱著觀察心態前來的泰國畫廊Number 1，仍希望藉此推介國人較不熟悉的泰國當代藝術。圖為泰國藝術家Kriangkrai Kongkhanun與其仿若地獄變相，又似原始慾望奇景的木刻版畫。

中：除了國人相當熟悉也不乏收藏群的奈良美智，小山登美夫畫廊還希望推薦總是採擷生活經歷、靈感，日本藝術家Naoki Koide的作品。圖為藝術家為個人婚禮製作的雕像《婚姻》。

下：Galerie Kashya Hildebrand展出Klari Reis色彩斑斕的作品。



普遍均價為50萬美元的泰戈爾畫廊展出日本藝術家千住博（Hiroshi Senju）的色彩瀑布。該作同樣為台灣藏家預購典藏。

自己永遠只處在某種狀態。但是台灣藏家，尤其是某些特定藏家，不僅博學，也願意花時間理解、傾聽。當這些名字留下印象後，自然會與他們的需求與知識產生共鳴。

### 晉升國際？尚有長路待走

依據大會公布的資料表示，今年53家海外畫廊中，有35家為新進成員。我們固然可以為招募到新畫廊前來探索台灣感到高興，但這樣的數據也顯示我們的藝博會在海外畫廊回駐率表現上，是不到三成五的。兩年前首度造訪，今年再次參與的西班牙畫廊業者Fernando Alcolea表示，相較於兩年前，今年有相當不錯的斬獲，也有3家當地畫廊與其洽談合作的可能，而這或許與兩年前建立的基本關係有關。回駐率的重要性即在關係的延續。不過海外畫廊固然可以因為台灣藏家的實力而選擇前來拜訪，但在考量參展成本、台灣藏家也會固定參與香港藝博會時，台北藝博會需要的就不僅是專業，還必須以無可取代的特質來吸引業者。

什麼原因讓海外畫廊，甚至有些國內畫廊都拒絕再回到台北藝博會？當問到海外畫廊對台北藝博會整體感受為何時，大部分受訪者的第一個反應反而不是交易狀況是否如預期、能否吸引亞洲大多數藏家前來，而是針對布展問題表達不滿。事實上，每年開幕前的記者會與藏家預展，我們都會看到國內外畫廊還在匆匆布展。追根究底，這樣的表現並非全然是畫廊的責任，而是過於短促的布展時間所造成。據業者透露，今年國內的畫廊在預展前只有短短的9小時可供布展，而國外畫廊雖然多了一天，卻發生申請設備不到位，還需自己想辦法與其他畫廊商借的現象。時間倉促已經讓業者急得跳腳，因為牆面承重效果不佳，而要求畫廊只能將作品掛在某一高度的限制，更令海外畫廊覺得匪夷所思，也減損了呈現效果多樣化的趣味。而預展時尚未全數掛上的畫廊名牌，也讓業者邀請的海外佳賓如置入五里霧般，不得要領。

藝術產業是門極端細膩，講究細節、視覺效果與禮數的精緻產業。執行、主辦單位自然需要深切檢討，否則期許自己晉升國際級博覽會的理想，將只流於想望。但身為主辦單位之一，半官方的外貿協會是否能在場地租借與布展時間方面提供更適切的協助，以及更專業與符合產業需求的展場搭設？文建會能否讓早已震天價響的「文化創意產業」不要只是簡單的資金挹注與口號，而能在部門協調間發揮其影響與整合能力？台北市文化局能花120億元無中生有地辦花博，有沒有可能僅花1億元的經費，協助本來就固定吸引海外人士前來或觀望的藝博會有更多加成效應？在我們追逐每年藝博會的成交額與參觀人數的同時，相信還有更多的數字值得我們一一探討。 